

欽定禮記義疏卷第六十八

表記第三十二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曰表記者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也此於別錄屬通論又曰稱子言之凡八所皇氏云皆發端起義事之頭首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方氏慤曰表者裏之外也凡欲自明於外而期物之取正者皆謂之表孔子體道而不行乎世無以自明而莫之取正於是立言以表之則弟子不可不記也故曰表記朱氏申曰仁者天下之表也此篇記孔子言仁爲詳故以表記名篇

案表者測日之臬居中而爲四方所取正坊記示人以所

當戒表記示人以所當法也。表莫尊於仁而義以輔之。信以成之。若敬則又所以求仁之方也。今從皇氏分爲八支。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孔子行應聘諸侯莫能用己。心厭倦之辭也。矜謂自尊大也。厲謂嚴顏色。孔氏穎達曰。孔子身在它國。不被任用。故稱歸乎。隱而顯者。言君子身雖幽隱而道德潛通。聲名顯著也。不自尊大而人尊敬。不自嚴厲而人威服。不須出言而人體信。以其積德咸通。故所致如此。馬氏晞孟曰。隱者其迹顯者其名。德蘊於中。輝光發於外。不矜不厲。不言。所謂隱也。莊威信。所謂顯也。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

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躬今

尙書
作身

正義鄭氏康成曰：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玉藻曰：足容重。色

容莊。口容止。甫刑書篇名。孔疏卽呂刑忌之言戒也。言已外敬而

心戒慎，則無有可擇之言加於身也。孔氏穎達曰：此廣明

君子之德。

通論呂氏大臨曰：脩身之要有三：貌也、色也、言也。曾子曰：君

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冠義曰：禮義之始

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修此身者，敬而已矣。不敬則失

之。陳氏祥道曰：上言其所難勉者，所以盡道。此繼以其所

易爲者，所以盡教。必矜而莊，故不失足於人。必厲而威，故不

失色於人。必言而信。故不失口於人。方氏慤曰。靜所以處己。動所以接人。故每以不失於人爲言。黃氏震曰。不失於人。謂交際之間敬謹也。惟不失足於人。故其貌足畏。惟不失色於人。故其色足憚。惟不失口於人。故其言足信。忌戒也。惟敬戒。故無可擇之言在躬。蓋舉一端以爲證。

子曰。褻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瀆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相因者。以其或以褻爲敬。或以襲爲敬。禮盛者以襲爲敬。執玉龜之屬也。禮不盛者以褻爲敬。受饗

是也。孔氏穎達曰。欲使人民無相褻瀆。故使禮相變革也。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樂音洛朝直遙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極猶盡也。辨分別政事也。孔氏穎達曰。

祭祀極盡於敬不可繼之以樂而不敬朝禮極盡於分別政事不可繼之以懈倦而不分別也。葉氏夢得曰禮之體無不敬而極者在祭故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非繼以樂也禮之用無不辨而極者在朝故日中而退非繼以倦也。

餘論王氏安石曰不繼以樂者樂之在身哀與樂半者樂之在親

案祭以接鬼神固極敬至於獻酬笑語則樂起而敬易弛然而禮儀卒度不繼之以樂也朝以明庶政固極辨或至於日中昃則倦起而辨不明然而不遑暇食不繼之以倦也君子之慎終如始如是。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撝恭以遠恥。辟音避遠於萬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篤厚也。揜猶困迫也。

孔疏君子篤厚行於善道不使揜逼而被

困迫。案易彖傳困剛揜也。言剛爲柔所困故鄭以困釋揜義。

馬氏晞孟曰禍者起於微

而生於人之所忽故君子慎以避之篤者居於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則輝光發於外而人不能揜恭則不侮不侮於人則人不侮於己故恭以遠恥。

存疑

張子曰篤謂篤實篤實則自有光輝如何可揜。呂氏

大臨曰篤其行則誠著何事於揜則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不篤而好揜者也。

案

不揜有三解呂氏謂君子不爲揜者之事張子謂君子誠

則自不可揜但玩本文揜字與禍恥字一例終以鄭孔爲正

子曰君子莊敬曰強安肆曰儉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如

不終日

僂在
鑑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肆謂放恣也。僂苟且也。僂焉可輕賤之貌。

孔氏穎達曰。又廣明恭敬之事。君子恒能莊敬。故德業日強。小人安樂放恣。則其情性日爲苟且。君子不使其身僂焉。可輕賤。如小人不能終竟一日也。應氏鑄曰。收斂則精神內固。操存則血氣不滲。故日進於強。宴安則物欲肆行。縱肆則膚體懈弛。故日趨於僂。僂者參錯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分離散亂。遂至僂焉錯出。外旣散亂而不整。內亦拘迫。故如不終日也。君子主一以直內。斯須無不莊不敬之態。則心廣體胖。泰然自適。何至於如不終日乎。

通論

張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出於勉強。至

於中禮却從容如此方是爲己之學 呂氏大臨曰莊敬出

於禮安肆出於欲君子以此自檢故德業可尊進退可度不

至於凌節犯分如不能容其身也儻凌節犯分之謂 程子

曰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存疑鄭氏康成曰如不終日言人而無禮死無日也

案書言儻功左傳鼓儻曲禮儻言皆急疾參錯之意蓋小人

平日習於縱肆一當大事見君子勉爲莊敬而手足耳目與

心不習則參錯不齊有若不能終日者所謂心勞日拙也君

子豈使其身至是哉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

齊側皆反見賢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擇日月以見君謂臣在邑境者

孔疏朝廷之臣每日

朝君。何得云擇日月。故鄭知在邑境。或擇日出使在外。或食邑別都。見君須擇日月也。

餘論方氏慤曰。玉藻言將適公所。宿齊戒。則見君者非不齊戒。周官言祭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則事鬼神者非不擇日月。而此於鬼神言齊戒。於君言日月者。亦各有所當也。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伏於無敬心也。孔氏穎達曰。小人惟好

狎侮。雖有死禍而不知畏懼也。馬氏晞孟曰。狎侮至於死而不畏者。蔽其所褻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母相褻也。易曰初

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三息暫反

吉音谷

正義鄭氏康成曰。辭所以通情也。禮謂贄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瀆之言褻也。

孔氏穎達曰。前明小人狎侮至於死。此明君子無相褻瀆。言朝聘會聚必有言辭以通情意。贄幣之禮以示已情。否則不得相接見也。引易蒙卦證無相褻瀆之義。呂氏大臨曰。辭者相接之言。如公與客宴曰。寡人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人須臾焉。使某也以請之類是也。禮者相見之贄。如羔鴈雉鷩之類。必以辭必以禮者。交接不可苟。苟則褻。褻則不敬。筮之道貴於初筮。而不敢再三。至敬而不褻者也。陳氏澣曰。此言賓主之交際當慎始敬終。如初筮之誠不可加再三筮之瀆慢也。

案辭以正會合之名。贊以章恭敬之實。無辭則直情徑行。無幣則恭敬莫將。此先王制禮所以消狎侮之萌而養斯人廉讓之心也。此以上爲第一支。仁者天下之表而表記不先言仁。末有不敬而能仁者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報謂禮也。禮尙往來。孔氏穎達曰。自此

至無失一節。總明仁義之事故。更稱子言之仁是行之盛極。故爲天下之儀表。義宜也。制謂裁斷於事也。方氏慤曰。仁足以長人。故曰天下之表。義足以方外。故曰天下之制。曲禮曰。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尙往來。則報之爲禮固明。不曰禮而曰報者。以禮不止於報故也。馬氏晞孟曰。仁不傷乎

愛者有義以裁之義不傷乎制者有仁以為本也仁者義之本義者仁之節而禮者節於仁義也凡此皆相因之理也

案仁為天下之表則言仁足矣必兼言義者非以義勝欲不能仁其身而非以義正萬民亦必不能胥天下而仁之也至於因物付物不以己私與焉則報亦為仁之用而非有二矣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

方大音泰
辟音璧

正義鄭氏康成曰懲謂創艾讐猶答也大甲湯孫書以名篇

孔疏伊尹作書訓之故云大甲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孔氏穎達曰

引詩大雅抑之篇證相報之義引大甲證君臣上下各以其

事相報也。胥以寧謂相匡正以自安居也。辟君之也。馬氏
臨孟曰。此釋報者天下之利之意。所謂報者。隨其善惡之所
在。而有以報之也。德必報之以德。然後民知有所勸。怨必報
之以怨。然後民知有所懲。蓋言有得失則必讐。德有凶吉則
必報。民非后無能胥以寧。是民有德於后。而必報之。后非民
無以辟。四方是后有德於民。而必報之。此上下之報也。

不報陳氏澠曰。以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觀之。此章恐非
夫子之言。

案此與論語異者。論語以常人之報施言。此以君之治民言
也。仁者民之所德。以德報之。則民皆勸於爲仁。不仁者民之
所怨。故必以怨報之。則民皆相戒於不仁。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寬猶愛也愛身以息怨非禮之正也仁亦當作民聲之誤孔氏穎達曰以德報怨是寬愛己身之民欲苟息禍患非禮之正也呂氏大臨曰以怨報德則反易天當天下之亂民法所當誅者也。

存疑方氏慤曰以德報怨則忘人之怨忘人之怨雖不足以有懲而眾將德之故曰寬身之仁以怨報德則忘人之德忘人之德既不足以有所勸而眾且怨之故曰刑戮之民

案此章以常人之報施言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

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好去聲惡鳥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一人而已。喻少也。自己自盡已所能行。

孔氏穎達曰。凡人好仁皆有所欲。今無所欲而好仁。凡人惡不仁皆有所畏。今無所畏而惡不仁。如此者少也。君子議道先自己而始已所能行。乃施於人。故云置法以民。呂氏大臨曰。以聖人之所性而議道。則道無不盡。以眾人之可爲而制法。則法無不行。方氏慤曰。論語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自者自此而之乎彼之辭。以者以彼而用於此之辭。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

正義鄭氏康成曰。仁有三。謂安仁利仁強仁也。利仁強仁功

雖與安仁者同。本情則異。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避也。在